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孤 女 飄 零 記

(三)

夏 羅 德 · 布 綸 忒 著

伍 光 建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孤女飄零記

(三)

夏羅德·布倫忒著

伍光建譯

世界名著

第十八回 戲謎

那些天來，唐菲大宅，又忙碌，又熱鬧，不像前三個月那麼孤寒寂寞了！從前的堂屋，是寂然無人的；現在的堂屋，是人來人往。

廚房，食物房，僕人的堂屋，無處不是熱鬧。好天是客人出門遊戲，下雨是在宅內尋樂，更是熱鬧。有一天他們商量要另耍一種遊戲，議好了晚上演「戲謎」，當時我不懂他們所用的專門名辭，我是莫名其妙。只看見僕人們忙的把飯廳的椅桌搬走了；洛赤特同幾個男客，吩咐僕人們布置；女僕們是上樓下樓，忙個不了。弗菲士太太找圍頸，找衣服，找幔幕，幾層樓上的衣櫥，都翻一個夠，一包一包的衣服等等，都搬下來，挑選好了的，放在大客廳裏的套間。

當下洛赤特把夫人小姐們都請來，挑選了幾位，算他自己那一方面的，說道：『英格林小姐自然是我的。』隨後又選了那兩位愛士頓小姐；還有典特夫人；我離他不遠，他看看我，問道：

『你願意演戲麼？』我搖頭，我原怕他一定要我演，他卻並不強迫我，讓我安安靜靜走回去我常坐的地方坐下。

他同他的部下，走到幕後；那一部是典特大佐爲首，都在幕前一排椅子坐下，椅子擺作半圓形，有一位男客愛士頓先生看見我，提議請我坐在他們隊裏，但是英格林夫人，立刻打消這個提議。我聽見她說道：

『不必，她一臉的蠢相，不配來湊我們這種遊戲。』

不久，鈴響，開幕。看見臨爵士渾身裹了白布，面前擺一張桌子，桌子上打開一本大書；他身邊站的是安米小姐，穿的是洛赤特的長衣，手上拿一本書。有人（我們看不見人在什麼地方）搖鈴，阿狄拉跳出來，臂上掛花籃，拿出花來，四圍的散花。於是英格林小姐出場，穿的是白衣服，戴上很長的面紗，額上是一圈玫瑰花，同洛赤特並排的走，走近桌子，兩人跪下。典特夫人，路易沙小姐，都是穿白衣服，站在他們兩個人背後。隨後行禮，一看就曉得他們演的是啞吧戲，演結婚禮。行過了禮，典特大佐同隊裏的人，附耳說話，有兩分鐘，大佐喊道：『新娘！』洛赤特點頭，隨即閉幕。

停了好一會，才開第二幕。這一幕的鋪陳布置，費事得多，擺了一個很重白石大魚缸（原從花塢搬出來的。）

洛赤特坐在缸邊地毯上，裹上頭布，披着圍巾，同他的黑眼睛黑皮膚很相襯，很像一個東方部族的酋長，中了箭的。隨後英格林小姐走出來，也是東方女人打扮，裹了頭帕，腰間圍了大紅腰帶，露出兩臂，高舉一手，扶住頭上頂的水罐，看她的打扮神情，像是扮的一個上古時代一位以色列族的公主。

他走近石缸邊，作打水手勢；灌滿水後，又頂在頭上。坐在井邊的人，作對她說話的情狀。她放下水罐，給水那受傷的人喝。那個人從懷裏掏出一個珠寶盒子來，打開盒子，露出很美的手鐲耳環；那女子見了，很驚異，很稱讚，那個人跪下，把珠寶放在女子腳下；那女子作不相信，卻很歡喜形狀。那個同女子把手鐲戴在女子臂上，把耳環戴在耳上。這是伊利索同李柏卡（Eliezer and Rebecca）的故事，不過缺少幾隻駱駝。

對過那一班猜謎的人，在那裏交頭接耳好一會；他們猜的是個什麼字，或是什麼音，顯然是不

能一致。爲首的典特大佐，說道：『我們要全演過才猜。』

於是演第三幕。那個石製的金魚缸是挪走了，戲場只用了一半，擺了一張板桌，一把廚房用的粗椅子。這時候一切燈光都滅了，只有一個明角燈微露出一點光，場上是黑暗的。

場上坐的一個人，兩手捧膝，兩眼看地，穿的是極破的衣服，臉上塗得很難看，披着粗亂頭髮，滿臉怒容，我認得他是洛赤特扮的。他身子一動，就聽見鎖鍊響聲，手腕是帶了手鐐。

典特大佐喊道：『新娘井！』（監獄地名，譯義作新娘井，第一幕是演新娘兩字；第二幕金魚缸當作井欄，是演井字；第三幕演監獄。譯者註）戲謎算是全猜着了。

停了好一回，這班演戲的才改還原裝，再進客廳，洛赤特領英格林小姐進來，小姐恭維他演得好，說道：

『三幕的角色，我以爲你第三幕演得最好。假使你早生若干年，你可以作一個極有氣概的大盜！』

洛赤特掉過臉來，對着小姐問道：『我臉上的黑煤灰，都洗刷乾淨了麼？』

小姐答道：『很可惜，你臉上塗上色，扮成一個強盜，我覺得更好看。』他問道：『原來你喜歡路劫的英雄麼？』

小姐說道：『除了義大利強盜，就算我們英國的強盜，除了地中海東頭的海盜，就算義大利強盜。』

洛亦特答道：『不管我是什麼東西，你須記得，你是我的夫人，我們一點鐘前，行結婚禮的，有在場的人，可以作見證。』小姐吃吃的笑，臉上紅了。

洛亦特說道：『典特，該輪到你了。』典特同他的一隊人，進入後臺演戲。洛亦特這一羣人坐在幕前，猜戲謎。布朗西小姐坐在洛亦特右手；其餘的猜謎的人，坐在他們的左右。這時候我心不在戲，無心看開幕，我只留神看猜謎的爲首的人。典特大佐演的什麼戲，演的是什麼字，他們怎樣的猜，我現在都忘記了。我只記得每幕之後，他們兩個怎樣的商量；洛亦特的臉，怎樣轉向布朗西小姐；小姐的頭，怎樣的掉向洛亦特。小姐的卷頭髮，幾乎垂在洛亦特的肩膀上，幾乎掃他的臉；我還記得他們兩個人附耳說話聲音；他們兩個人相看使眼色。現在追想從前的情景，我幾乎還觸動我當時的感

覺。

我曾經告訴過讀者，我戀愛洛赤特；我不能因為他這時候不理我，我就不愛他；不能因為有時候我在他面前好幾點鐘，他的眼是始終不看我；也不能因為一位闊小姐看不起我，以為我不配摸她裙邊，把她全付精神都注在自己身上，這位小姐的兩眼，偶然看我，立刻就轉看別的，以為我不值得她的一顧；我不能因為這幾層，不愛洛赤特。我尤其不能因為我曉得實在，他不久就要娶這位小姐；也不能因為我天天都看見這位小姐，十分得意，以為把她捉牢了，萬不能被他人奪去的；又不能因為他對於這位小姐獻媚求婚的方法，是很隨隨便便的，好像他不必求小姐，還要小姐反求他的神氣，然而這種方法，很有這種方法的引人逗人的好處。我尤其不能因為這幾層，不愛洛赤特。

我所處的環境，既然是這樣，就無所謂冷淡我的愛情，或是消滅我的愛情，只有越看越絕望罷了。假使我所處的地位，夠得上說我這樣一個不相干的女子，胆敢妬忌英格林小姐所處那樣地位的一個女子，我所處的環境，卻是能夠發生多少妬忌。但是我並不妬忌，即使容或有之，也不過很少的幾次，我所受的苦痛，是另一種，不是妬忌兩個字所能解說的。英格林小姐卻夠不上我的妬忌，我

以爲她遠不及我，不能激動我的妒忌。讀者勿怪我這兩句話，似乎是毫無道理的話，我要說我一番的道理。英格林小姐徒有外觀，並無實在的：她的相貌，身材，誠然是很好，才藝是有的；但是胸無一物，全無人心。她的心窩裏是塊石田，不會長東西的，不會自然而產生好果的。她並不好，她無自創的意思，不過引幾句書上好聽話語，向來說不出自己的見解來。她侈談道德，她卻不曉得什麼叫作同情，什麼叫作憐恤；真情摯愛，她是完全不曉得。她這種無真性情的事，常常發現。她很討厭阿狄拉，有的時候阿狄拉走近她，他就罵她，把她推開；有時把阿狄拉關出房外；她對待阿狄拉，都是很冷淡，很嫌惡的；不獨是我的兩隻眼睛很留心看她這樣的舉動，還有別人的眼睛，也是同我一樣的留心看。她將來的新郎洛赤特，是常常不停的留心察看這位小姐的舉動，我是因爲洛赤特這樣聰明，這樣的小心，這樣的明白他這位小姐的短處；他對於這位小姐這樣的親近，而不現絲毫真愛情，生出我新受的痛苦。

我曉得他是要娶這位小姐，因爲他的家世，因爲政治上的關係，因爲門第，原都是很相對的。我卻覺得這位小姐，配不上他；他不能把愛情給這位小姐，我所以覺得難受者，就在這一層：「這位小

姐，萬不能迷住洛赤特。」

假使這位小姐，能立刻善用她全勝的勢力；假使洛赤特降伏拜倒在她脚下，我自然是臉向牆，兩手遮臉，好像是我死了，我的眼裏從此以後，看不見這兩個人。假使英格林小姐是個良善名貴女子，有毅力，有熱心，有善心，有知識，我就要同時格鬥這兩隻猛虎——一只是妒忌，一只是絕望。我鬥敗下來，我的心被猛虎抓出來，我的肉被猛虎食了，我還是稱讚這位小姐，甘拜下風。從此以後，我就過我的安靜日子；她的過人的長處越多，我越稱讚她；我自然是很貼服的過我的日子。然而這時候的情形，全不是的：我看見英格林小姐，用盡手段，牢籠迷惑洛赤特，卻毫無效果；小姐自己卻不明白自己完全失敗，反以為箭無虛發，每射必中，覺得非常之得意；他還不自知，他以為越得意，越是離題太遠。我看見這種情形，不由得我不常常的受激動，受束縛。

因為失敗的時候，我卻看出她有可以取勝的方法。她只管胡亂放箭，到了洛赤特胸前身邊，都紛紛的落下來，一箭也未曾射中；假使手法好的去射他，只有一箭，就射中心窩；他的兩眼雖然嚴厲，也要露出愛情；他的臉雖然威重，也要化為溫柔；或是運用更妙的手段，可以不用弓箭，自然使他降

伏。

我自己問我自己道：『這位小姐，既然同洛赤特如此接近，爲什麼不能多多的牽動他呢？因爲小姐不真喜歡他，抑或雖喜歡他，卻無真愛情。既是這樣，何必枉用許多笑臉，枉送許多媚眼，枉造出許多腔勢，枉費用盡許多態度。據我看來，她只要安安靜靜的坐在洛赤特身邊，不必多說話，不必多看，他便更能入他的心。這位小姐這時候費了多少事，招惹他，他的臉變得更嚴重；我何嘗不看見過他臉上很有和藹的時候，是他自然流露出來的，卻不是用方法手段引出來的；不顧他的臉是什麼樣；先要隨着他問話；好好的真誠對他答他，該同他說話的時候，只管同他說；他自然就慢慢的和藹過來，自然有一種溫和可愛的情景。他們兩個人，若是結了婚，我不曉得英格林小姐用什麼方法使他高興？我想她是辦不到的；然而的確有能使他受駕馭的方法，我很相信作洛赤特夫人的女人，很可以受歡樂的。』

我還未說過，洛赤特因爲勢利攀緣結婚的不該的地方。我最初看出他這種意思的時候，覺得很詫異；我以爲他絕對不能爲這種無聊的思想，同人家締婚的；但是我越把他們的地位教育等等

想透些之後，我才覺得我不該批評他們這種無聊的見解，因為這種主義，這種見解，是他們從小就見慣聽慣的了。他們這等人向來拿的都是這種宗旨；他們有他們的道理，非我所能猜得着的。假使我是個男子的話，一定是我戀愛的女子，我才能娶作夫人；這原是極淺的道理，然而許多男子，都不是這樣想，這樣作的，內中總有理由，反對這種辦法；我是不曉得的，不然，世界上的人，都要同我一樣思想，一樣辦法的了。

除了這一層之外，其餘我東家的短處，我都寬恕了他。我從前很留心要曉得他的短處，這時候我都不以為意了。從前我是很觀察他有什麼長，什麼短，兩相比較，很公平的定他的人格。這時候我不看見他的短處了。從前他的譏誚話，令我聽見了卻步，他的橫蠻，很令我驚怕；這時候看來，不過像是食品中的酸辣作料；入口的時候，覺得酸辣味，若是缺了這種作料，反覺得平淡無味了。他還有一種絕望的神色，隨時還是流露出來的，我看不出到底是從什麼發生出來的，從前很令我驚怖，這時候見了雖則驚怖，然而不至退縮，我這時候還是要猜到底。

當下我心裏只想到洛赤特同英格林小姐——眼睛只看見他們，耳朵只聽見他們說話，——

其餘的客人，都是各顧各的利益，各顧各的快樂，臨夫人同英格林夫人常常很嚴肅的商量什麼事，相對點頭，有時候高舉她們的手，說出詫異驚奇恐怕的神氣。典特夫人同愛士頓夫人談；有時候對我哈腰，對我微笑。臨爵士典特大佐愛士頓先生談政治，或是地方上的公事。英格林貴族同安米小姐調情；路易沙彈唱；瑪理小姐聽人說話，最要緊的人還是洛赤特同英格林小姐；只要洛赤特走開一點鐘，其餘的人，就振作不起精神，只要他來了，又重新熱鬧起來。

有一天他出門辦事，大約要很遲才回來，客人們就覺得很寂靜。剛好午後下雨，又不能出門；有幾位走去看馬號；少年男女客打象牙球；夫人們鬥牌；英格林小姐起初彈琴，覺得無趣，拿了一本小說解悶。宅子裏，客廳裏，是很靜的。

天色將晚，快到改穿晚服吃飯的時候，阿狄拉在窗子旁邊，跪在我腳下，忽然喊道：『洛赤特先生回來了！』

我掉過頭來，英格林小姐從榻上飛跑過來；其餘的人，都抬頭向外望；我們聽見馬車聲。

英格林小姐喊道：『他爲什麼想起坐馬車回來？他不是騎馬帶着狗出門的嗎？馬同狗都那裏

去了？』

她一面說，一面擠到我所站的窗子來，幾乎把我擠倒。最初她不看見我，隨後看見是我，捲起嘴唇，就去別的窗子。馬車停了，有一個人穿了旅行的衣服走出來，不是洛赤特，是一個身長時髦裝的人，是個生人。

英格林小姐生氣罵阿狄拉道：『你這個討人厭的猴子！誰把你抱起來，報告假消息的？』小姐怒眼看看我，以為是我的不是。

我聽見堂屋有人說話聲音，這新來的人，隨即走入客廳。對英格林老夫人鞠躬，因為她年紀大些。

這新來的人說道：『瑪當，我來得很不湊巧，剛好洛赤特不在家。但是我從很遠的地方來的，我大着胆子，靠我們的老交情，先在這裏，等他回來。』

他的舉動，是很有禮的；他的口音有點特別——雖不是外國口音，卻也不是完全英國口音，他的年紀同洛赤特差不多——三四十歲左右；臉色很黃；乍見的時候，相貌是很好看的，細看，才覺得

他的面貌，很有令人看了不甚喜歡的地方。五官是端正的，兩眼大而無神。

這時候鈴響，各人都走去換衣服。一直過了飯後，我才再看見他，我再細一看，更不喜歡他的相貌，因為是全無精神。

我還是坐在我的老地方，他坐近火爐邊，很有畏縮的樣子。我就比較他們兩個人，他同洛赤特是老朋友，真是兩個各處極端的人，湊在一起了。新來的人，像是一隻很老實的緜羊；洛赤特像是一隻鬆毛利眼，看羊的大狗。

有兩三位男客，坐近他身邊。我有時偶然聽見他們所談的話，因為路易沙小姐，瑪理小姐，坐得同我很近，她們說話，使我聽不清楚男客們說的是什麼，只聽見瑪理同路易沙都說這位新來的客人貌美。路易沙說：『這個人很是個可愛的。』瑪理說：『他的小嘴好看，鼻子也長得好。』

路易沙又說道：『你看他的額，是個脾氣很好的，很光滑，無皺紋。有些男人，總是皺眉的，有許多紋，我最不喜歡。他的眼光並不四射，微笑的時候，也好看！』

好在臨顯理這時候，喊她們到那一頭，商量出去散步的話，我才覺得舒服些。

這時候我全付精神對付火爐邊那些人，我聽見他們說，新來的人，姓米申，從一個熱地方來，才到英國；怪不得他臉色這樣黃，披了大衣，還要烤火；隨後又聽見說，占呆客京士頓，地名，才曉得他住在西印度；過後聽見說他還是在那裏初認得洛赤特的。他還說洛赤特嫌那裏天氣太熱，多風多雨。我聽見弗非士太太說過，洛赤特很是個旅行家，到過的地方不少。我以為他所到過的地方，不過是在歐洲，不曉得他到過遠地。

我正在想這些事的時候，偶然出了一件料不到的事，打斷了我的思路。那時候有個人打開門，米申覺得冷，要人添煤。跟人送煤進來之後，走出去，站在愛士頓所坐的椅子不遠，低聲對他說了些話，我只聽見說：『老婆子，很討厭。』

愛士頓是一位地方官，答道：『你去告訴她，叫她走，她若是不肯走，就要把她加上腳鐐。』

典特大佐說道：『不必，不要鬧她走。我們利用這個老婆子，我們不如先同夫人小姐們商量。他於是說道：『你們說過，要到外面大空地看看那些古埃及的遊民帳篷；跟人剛才進來說，有一個老婆子現時在僕人堂屋裏，一定要看看貴夫人們，同她們看相算命，你們要見她麼？』

英格林老夫人說道：『大佐，這種騙子，理她作什麼？立刻把她開走了吧。』

那男僕說道：『我怎樣勸她，她也不肯走；別人勸她，她也不聽。現時是弗菲士太太去勸她；她拿了一把椅子坐在烟突旁，動也不動，一定要進來。』

愛士頓夫人問道：『老婆子要什麼？』

男僕答道：『瑪當，她要進來，同闊人們看相算命。她發過誓，一定要進來算命。』

愛士頓小姐們同時問道：『她是怎麼樣的人？』

男僕答道：『她是個極難看極令人可怕的老東西，同煤一樣的黑。』

腓特烈說道：『這是一個真妖精，應該喊得進來。』

他的兄弟說道：『該叫她來的，這樣一個好開頑笑的機會，錯過了，未免太可惜了。』

他的母親說道：『我的好孩子們，你們心裏想作什麼？』

英格林老夫人喊道：『我可不能容這種舉動。』

這時候，布朗西小姐給過臉來，對她母親說道：『媽媽，你可以讓那老婆子進來，你該讓她進來。』